

这几天和家人一起追看电视剧《我们的日子》真把我惊着了。这就是我们去年躲疫情躲出来的那部戏吗?好看,耐看,太好玩儿啦!去年上半年,我带着孩子到大连躲疫,困在那里,哪儿都去不了,整整三个月,我时而和孩子游荡在没人的海边,无聊地往海里扔石子,时而和同仁们在摄影棚里兴奋地聊剧本、对台词,养胖了自己的身体,加深了同仁的友谊,没染上新冠,没出过事故,玩着闹着拍出了这部好戏,太庆幸,太有福,也太值了……

这次拍戏和以往不同,所有的演员都困在大连,谁也出不去,只能天天头碰头脸对脸地生活在一起,小冉常把大家邀到她家里,大家聊当天的拍摄,聊优秀的国际大片,聊表演的风格流派,聊演出时的窘事。常常聊到后半夜。孙浩是各种窘事的主讲。他还常教大家唱歌,小冉是虔诚的学生,所以常听到李小冉在各种场合唱“多想告诉你”“我们都是神枪手”。她故意唱得南腔北调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我们知道她作为主演、作为制片方在用这个方式挑气氛,缓解大家的疲劳和烦闷。但我想所有这些聊、这些侃、这些唱也都潜移默化到每个角色的演绎中了吧……

电视剧正演三个女人孩子那戏,孙浩演的玉树靠在墙上呜呜地哭着,我哈哈大笑起来,浩子,你不是这么个没有气魄的男人呀!你宽厚善良,你是自信的歌者,自信的舞者!你是我们的开心果……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我们,一边回忆那三个月里的我们,回忆那有些寂寞、有些恐怖却极为兴奋的日子……



熬煮番茄酱,无甚技术含量,只需费时熬制,时间成本昂贵,好在有番茄可替代性。自从开启煮妇模式后,关于煮饭多琢磨两件事,一是好吃,一是快捷。

煮妇的冬日福利 贾妍

沙司,基本满足对番茄蘸料的喜好。

煮妇的日常,若是深陷于长时间繁复的操作中,难免会缩减其他社会性参与,当煮妇被圈于灶台,其个人价值会因与时代脱节而显得苍白时,时间成本将会显现昂贵的不

蛰伏了太久,每一颗心都蠢蠢欲动,想去远行。网络发达,覆盖山河,于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出现了:边刷剧,边沉浸式打卡拍摄地。一向寂静的滇藏茶马古道,最近因为一部《去有风的地方》,变得人气十足。云南大理第一次在全国走红,还是《五朵金花》的热映,后来《天龙八部》又为它增添侠客故里的色彩。如今,《有风》里的云苗村,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村子,治愈了无数人。它其实是洱海、沙溪、喜洲、凤阳邑、云龙天灯海坪、洱源凤羽坝子、弥渡密祉等地的集合,单听地名,便能想见它们的遗世之美。蓝天耀耀,花开恣意,这些古村落被

时尚

我们的小日子

宋春丽

电视里在演方慧向刘淑霞告白她和林俊生的爱情,告诉刘淑霞谁是儿子的亲生父亲。方慧一个人在喝闷酒,小脸喝得红扑扑的,醉态迷离的眼神,步履蹒跚的姿态,我就想王维唯这是真的喝酒啦?怎么那个感觉那么对呀!我突然想起大家在一起聊天时,李乃文常给大家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,讲布莱希特,现场也时不时听到大家在讨论体验派和体现派,王维唯此刻是在体验还是在体现角色呢?王维唯好像不能喝酒啊……

真怀念穿着小冉给大家买的豆豆鞋,暖和柔软地走在摄影棚里那种舒服,真怀念乃文包的包子香香地流着油,真怀念孙浩绘声绘色讲各种段子唱各种歌为大家解闷,真怀念徐甜的小西红柿和张牙舞爪的大螃蟹。真怀念为任帅过生日那晚上,大家放纵地叫着笑着,人人都是麦霸,吼着自己喜爱的歌,人人都可以胡乱地往别人脸上抹着蛋糕,不用担心有人生气……

电视里在演傅莹写诗那段戏,从傅莹与刘淑霞闹矛盾相互不理、大家无计可施,到小雪花出主意让傅莹写诗讨好妈妈,到傅莹翻唐诗三百首及现代诗学着写诗,到最后刘淑霞送给傅莹一小盒用过的手油,大家一起读傅莹写的诗,我们都看到欢呼雀跃的喜悦,没有看到推杯换盏的庆祝,看到的只是小雪花和小东方宏被大人夸奖之后呵呵

的笑脸。多可爱呀,多真实啊!不煽情不造作,如行云流水,太太好了!我不禁感叹生活中难能可贵的友情,感叹演员们精雕细刻挥洒自如的体现。突然我就想到,这也是演员们互相成就着的呀!这大戏是群戏,冤平家、玉树家,两家人甚至更多人都被卷进来了,每个人的表演都要在一个水准上,一人塌架满盘皆输。小演员用他们清纯可爱的表情成就着专业演员们,而专业演员们也用真诚的感悟回复着对方,表达人。我想起小时候老师们曾告诉我的一句话:演戏就是演人物关系,演戏是相辅相成的,是相互成就着的……

这个组一视同仁,没有大腕儿,不抢时间,高兴了就拍,累了就歇。演的是一家人,处得也成了一家人了,轻轻松松面对一切,不争论不抢做着事情,我想这样才应该是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状态吧……我们至今还有个群,群的名字就叫“小日子”,至今大家还在群里聊时事、聊创作,推荐国际国内的大片好戏……

昨天看到一个评论说《我们的日子》是创新性的生活家庭剧,小人物的家长里短。说故事缓缓流动,节奏却不拖沓,说整个剧台词质朴自然,不夸张也不煽情,让人在观看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紧张与感动……

说得太好了,和我的感受一样。我想再补充一句:这个戏形散神不散,讲的是柴米油盐,道的却是亲情友爱。是难得的一部好戏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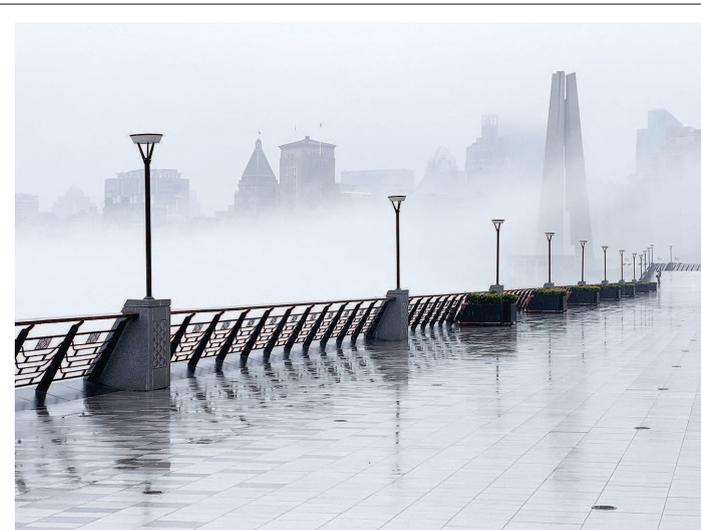
真庆幸自己又参加创作了一部好戏,真庆幸自己又结交了一批好友……

亲们!希望我们再合作!希望我们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……

茄鱼,当是孩子的最爱,关键是制作简便,三五分钟便烹调出一两个小时炖煮的滋味。

番茄,冰冻之后,物质

调性改变。那么,人呢?走过寒冬之后,会是如何?刚出锅的番茄鱼,雾气缭绕,吃饭的人看不见,那是煮妇的冬日福利。



仙气飘飘的外滩(摄影)申然作

立春凌晨四时许,田雁宁辞世。早起见他儿子发来信息,我只回得一句:“田男,任叔叔为你爸伤心。”悲尽哀绝,一片空白,无从多言。

雁宁,成人于达州开江县。年少习文,剑走偏锋,著述等身,影响广及海内外,斩获文学奖数十种(包括全国优秀短篇)。其“雪米莉”小说系列,纸贵洛阳,风行一时。就“通俗文学”而言,当代内地作家中,推雁宁为先行者,应是无人辈覆。

雁宁偶俦,酷好聚会吃饭,四方亲朋,有口皆碑。1982年春天,成都拜望艾芜,在老人的平房小院里,初识雁宁。晓得我是达州同乡,他镜片后眼睛一亮,旋即转过话头,开口约饭。此后四十年间,前三十余年,几乎岁破头,屡屡去他达州的单元、成都的别墅、京城赁居的大平房,混迹人来客往的流水席。最开初,他夫人冉丽光(五妹)主厨。五妹母亲广东人,杂糅粤菜与川菜,珠联璧合,素为街坊仰慕。手艺传给五妹,她另有创见,家常味,好吃到令人馋死;食客繁衍开去,灶间人手不足,雇了专业厨师,餐馆味,好吃到令人死缠。

我回到达州,洗尘与送行两顿,通常都由雁宁包办,谁也不能夹塞儿。中间

最近,南京西路的“张园”修复对外开放,成为沪上新闻热点。但今天的张园已非昔日之“张园”,它只是在旧园址上建立起来的民国新式里弄房子,正式名称叫“张家花园”。昔日的张园,原为西人别墅,1882年被无锡人张叔和购得拓展成园林,故称张园,又叫“味莼园”,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消失了。随着张园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个名声非常大的地名“斜桥”。

说到地名斜桥,人们就会想到陆家浜路上的

数日,轮流做东,必是雁宁确定时间、地点,并由他推敲主家的腰包,挑肥拣瘦地代为点菜。而我每回的答谢,亦须听他左右。雁宁会选定高档的馆子,但他虽赏识我出手舍得,又总会帮忙搭配,价高的硬菜必不可少,欠实惠的贵菜巧妙躲开。

有回我在京充当一项评委,雁宁让我吃饭,我带了陈志红、何英同往。桌上诸位,除了主人,一个不识。断有吃货进门,南腔北调,又都将“龟儿子”挂在嘴边,越是咬牙切齿,越是憨态可掬,就为显示与施主一伙。其实雁宁说话不带脏字,爽朗待客,神色间自有一份儒雅。但见众人,虽各有品相,动作却如出一辙,端碗就抢菜,吃饱便走人。这阵仗,叫经多见广的陈、何二女花容失色。那日主菜回锅肉,色香味形,均地道至极,上桌即“光盘”。乐呵呵的雁宁,命手脚麻利的师傅,返灶三趟……

雁宁“走”了,且属诀别。伤痛之余,最先前来的记忆,竟顽强地与吃食相连;恰是这尘世的享受,使得他给朋友们的遗留,显得不同凡响。并非稀奇,只因美味在人生交游中,实为永恒的温暖。

1894年填筑滨路,初名斜桥路,1943年改成吴江路。据说在填筑前这里小河流水,树木扶疏,幽雅宜人的环境,吸引了不少外国侨民情侣来此幽会,这条小路的英文名字便成了“爱情小街”(Love Lane)。因为这里的环境宽容,集聚了不少白俄难民,留下了罗宋大菜经典菜肴。

张园和斜桥,还有盛公馆

吴少华

门二路与石门一路前为苏州河的一个叫东芦浦的支流,弯曲向南与长浜(今延安中路)相交。随着上海租界的繁荣,1879年英国侨民福布斯等人购东芦浦之东(今上海电视台界)建立了一个“英国乡村俱乐部”,使沪西地区逐渐热闹起来。1882年,经无锡人张叔和改建后的味莼园对外开放。为了方便游客往来,经协商后便在东芦浦上筑了一座桥,因南北向河道与东西向的马路并不呈垂直状,因而造成的桥就称为“斜桥”。英国乡村俱乐部也因此成了“斜桥总会”。

从一座桥而衍行成一个地名,是因为有故事。1909年2月霍元甲来张园比武,吓跑了自吹“天下无敌”的西洋大力士奥皮音。上海市民就是穿过斜桥去一睹霍元甲风采的。有意思的是,穿过斜桥到英国乡村俱乐部的小路畔,也有条小浜叫石家浜,

1916年盛宣怀病逝于上海,翌年的11月19日上海《民国日报》“盛宣怀出殡纪盛”记载,昨日送殡队伍下午一时从斜桥寓所出发,前有巡捕开道,后有各种仪仗86套之多。既有洋号枪旗,又有清代衙门执事;有道士也有和尚;百余名前清卫队和现代铁路机车、汽车混合;广东锣鼓和西洋乐队同行,可谓五花八门。队伍长达5华里之遥,商人乘机捞外快,在沿途搭建看台设座,每站位大洋3角,坐位6角,可谓生财有道。

往事如烟,东芦浦填平,斜桥早已拆除,辉煌的盛家花园也烟消云散。盛家花园旧址上的建康中学与新成游泳池,也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南北高架建设拆除。在一座城市的飞速发展,地名可以变迁,但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记忆,我们不应让它淹没。

是上海,小门面小老板的进贤路也是上海。远远望见洋葱头,仿佛阿宝和蓓蒂从假三层爬上屋顶:瓦片温热,眼里是半个卢湾区,前面香山路,东面复兴公园。东面偏北,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,西面后方,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。

七夕会

属院”这个实景地,曾去过南京、衡阳、都江堰,最后定下了重庆。大河沟和平山、冉茂园餐饮店、巴南区道角球场、工商大学南山书院,还有嘉陵江与后河交汇处的原江北化肥厂,最早是前苏联援建的焦炭厂,现在是创意园区“悦来庄稼”。山城地形错落复杂,时尚与破败同在,成就了剧情所需的真实氛围。

同样为了再现年代感,《繁花》已在上海打磨了数载。除了松江车墩的影视乐园,剧中很多取景地,就连上海人平常也忽视:宝山路、宝源路、宝昌路等老区,分分钟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;黄河路是90年代阿宝咸鱼翻身成宝总的地方,也藏着沪上百年沧桑。折衷主义、爵士律动的和平饭店

为一部剧赴一座城

曲玉萍

街、西化纤厂、满都海公园、什拉门更、大马路体育场、黑兰不塔、南门小学这些地方更驾轻就熟。他让中年男人呼哧呼哧吃掉一碗羊杂碎,水汽氤氲中,焖面、烧麦、焙子、塞上星啤酒……都是在向后工业时代场景里那些认真过活的小人物致敬。

无独有偶,悬疑剧《回来的女儿》为了寻找“化肥厂家

七夕会

是上海,小门面小老板的进贤路也是上海。远远望见洋葱头,仿佛阿宝和蓓蒂从假三层爬上屋顶:瓦片温热,眼里是半个卢湾区,前面香山路,东面复兴公园。东面偏北,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,西面后方,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。

此时必须有作者旁白响起:“我有不少朋友住那种典型的上海老弄堂,像《乌鸦与麻雀》中那种老房子,窗子打开,一层一层黑色屋顶,不远处又有霓虹灯景象,越到深夜,前景和远方越有意味,高低错落,华灯闪烁……当然我同样熟悉山峦叠嶂、蛮荒冰雪,毫无灯光也好看,但我喜欢前者,喜欢热闹的上世纪旧城区,最好是没小区的,出来就是小店、小马路,那才是上海。”